

太行板栗

(报告文学)

□曲宗红

坡子峪的清晨,是被板栗林里吱吱的剪枝声唤醒的。

声音的源头,是78岁的马志英手握着修枝剪,正给种植板栗的果农们示范修枝要领。爆着青筋的臂膀带动着他手起剪落,面前这棵老栗树的弱枝随之落地,干脆的动作,清脆的声音,将树冠枝梢上的云雀惊飞。

“看,这就像当年抗大的伏击战,弱枝是‘敌哨’,得悄悄除掉啊。”

他从不打草稿的讲义里,句句离不开联系抗大的关键词。种了大半辈子板栗的印记,浸染了许多抗大元素里的红彤彤底色。

1940年11月,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总校从延安迁到邢西浆水镇,在坡子峪,900多名学员住进300名村民腾出的石房里。时任村长的马德祥——马志英的父亲,领着村民腾最好的房,磨最细的栗面,自家的石磨一天转多少圈,记不清,磨出的板栗面救过多少伤员的命,也记不清。只知道坡子峪村是浆水镇里容纳抗大学员最多的村,马德祥一家十几口挤住一间房,腾出包括大北房在内的其它八间让给学员们住,而这样“抗大房东”的身份,在其他百十户村民家也屡见不鲜。

更清楚地记得,在此驻扎的抗大学员们利用课余时间帮他们开荒种地,教孩子识字,教民兵习武。学员们平日用水,宁可耽误大半天时间光脚走几十里山路去远处山泉打水,也不用老乡家附近的资源,甚至还是教务处长何工带的头,师生们迅速跟着效仿起来的。

也不是“据说”,后来的抗大事迹材料频繁出现的军民鱼水情,推动抗日根据地的胜利步步为赢,致使坡子峪的村民在遭遇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时,不顾自家安危地将学员们藏进山石缝里,一趟趟冒着生命危险送栗子面、送水维持生命。

当父亲给七岁的马志英讲述当年他娘用板栗壳兑调蛋清,抢救发高烧的女学员的故事时,他也用石笔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校训刻画在石板上。

当然,板栗也是珍贵的东西,靠山吃山,乡亲们都想以特产致富。

所以,种植技术当是致富基础。

1989年的早春,时任村支书的马志英连着三趟冲进省农科院请教王教授的种植技术。第七天傍晚,核心技术学成,马志英将所学倾囊放大了36年,至今,他给村民们理论加实践的种植养护课程皆为义务所为。

“修剪周”“追肥周”“嫁接周”,他在栗园插了十二根木杆,红布条分别标着提示字。给树根上牛粪叫“穿防弹衣”,树旁侧刨环形水沟叫“挖掩体”。有回刨三丈高的老树演示嫁接,裤腿被树刺划开三道口子,



↑马志英在给种植板栗的果农们讲解修枝要领。



愿地扛起了新担子:筹建村史馆。马志英。

血迹划在红板岩上,他却咧着嘴笑出了声,爽朗朗朗的。

四年下来,坡子峪的板栗产量从四万斤冲到十四万斤。丰收时节,村民背着满筐果实往家运,马志英却将栗子壳收入供销社,发挥它研末儿后清热解毒的中药功效,抗大时期的传统治病法则,得守住、延续。

2008年退休那天,马志英扛出来一捆自费买的修枝剪。不干公职了,公仆心依然。此后每个清晨,坡子峪的羊肠小道上多了个骑摩托的华发老人,车把挂着工具包,后座绑块“板栗课堂”木牌,他口袋里揣着磨掉皮的笔记本上,记着300多户果农家的树量、树情。

2020年深冬,路罗镇果农打电话说自家的板栗树冻裂了皮,马志英踩着没过脚踝的雪层徒步两小时赶到,就着果树裂皮的高度,跪在雪地里教他们用麻绳缠树身:“当年伤员冻伤,就用栗树皮熬汤敷,一样的道理,树也得裹‘草药’啊。”

2022年春天,孙子帮他他把47本手写的“果农档案”录入电脑。这个68岁才学智能手机的老人,举着手机直播时看着屏幕上跳动的“2万+”播放量哽咽了,当年抗大学员在石板上写字,现在在屏幕上种树,筋脉没变,更没断呐。

守望抗大,守脉红色传承,他还想做更多的事。

机会来了。2019年,72岁的马志英如

愿地扛起了新担子:筹建村史馆。

坡子峪的村史馆,就是党史馆,“抗大在浆水”的史实展示馆。

马志英翻出父亲留下的旧账本,把抗大师生驻留的900个日夜、57名党员名单、300担支前板栗一笔笔抄录,骑着摩托跑遍17个村寨,寻访抗大老兵的后代,寻踪11名为建立红色政权惨遭敌特杀害的烈士之家,整理出12本手稿,夜里趴在旧课桌上写展文。

为收集老物件,他挨家挨户走访。78岁的李栓柱拄着拐杖送来儿童团的羊鞭,鞭梢红布还是1942年抗大学员给系的;嫁到外村的王二妹骑着三轮车,送来母亲给抗大学员缝补衣服用的顶针;有户人家的地窖里藏着抗大学员用过的搪瓷缸,缸沿缺了个口,内壁还留着栗面粥的焦痕,主人舍不得给,马志英就把红色课堂带进人家家门口儿,讲了三晚抗大故事,直到家主红着眼把缸捧出来。

东西收集得差不多了,可用于安放它们的展室呢?用于建设展室的资金呢?

村支书王建军带着两委成员连夜开会:“咱都是抗大房东的后代,老马叔的爹当年腾了八间房,咱如今连三间展室都凑不出?办法总比困难多!”会计翻出老账本:“1942年支前300担板栗,如今凑3000块钱启动打底,不难!”马志英来了劲儿,把一本存折拍在桌上,零存整取的储种,是孩子们按月孝敬他的养老金。

终于,他们选定村里的红石岩旧仓库。马志英带着老党员清理杂物、补墙缝,忙到半夜就在石地上铺层麦秸秆歇脚。

三处展室,九间展厅,活灵活现地跃于人们的视线里。

教认字,教种树,讲抗大,还得有更精神的食粮加持。唱红歌,形式最好。他把老党员、退休教师凑到一起,组建了红歌队。《浆水谣》《太行山上》的乐点盘旋着飘到“上干营”“卫生处”旧址展厅上空,裹起点点栗花的香气。

层林开始浸染栗花青青,长长的花穗随风点头向他们致敬。歌声毕,马志英放下充当指挥棒的修枝剪,穿过丛丛栗花,踏着林间的红石岩道路走进村史馆。当他的指尖习惯性地触碰到展柜玻璃,见到里面的栗子壳,就立时能想起抗大时期的雪夜,被栗壳烧成灰后温热师生的脸庞,像窗外射进来的阳光余晖一样的红,一样的亮。

展柜外的厅堂一角,年轻果农正做直播,公屏上打着来自新疆的订单留言:“作为抗大后代,我一定要品尝太行山的味道,因为我爷爷是抗大老兵,我更要给他的灵前供奉一碗太行板栗,让这道香味纵贯南北,横穿东西。”直播的热烈一阵阵献花中高潮迭起,和着马志英亲自设计的展柜图文,上面是我党先辈、前辈以及抗大师生、坡子峪军民的光彩与书写,以及重叠着一道道无形的光束:

“优秀共产党员”“河北好人”“优秀‘五老’”“道德模范”“先进工作者”……这些荣耀的光芒,深藏在马志英2000多场的果树栽培义务课程里,氤氲在四万余人次聆听的坡子峪村史的宣讲里,就像他胸前那枚1966年入党的徽章背面的“为人民服务”,与抗大校徽的字样,如出一辙的亮。

读后

有诗、有景、有烟火

——读袁冰的《慎终追远清明节》

□李继玲

古论今,纵横捭阖。没有枯燥的考据,只有诗意的铺陈,将清明的物候之美写得鲜活生动,尽显作者渊博的学识与细腻的文心,让节气不再是冰冷的时间符号,而是有诗、有景、有烟火的文化印记。

书中最动人的,是藏在文字里的乡愁与亲情。《叶落归根是乡愁》以作者家乡丰县的家族往事为引,记述父亲离世时的守灵习俗,语言朴素克制,情感却真挚滚烫。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将民俗里的血脉联结,故土里的根脉情怀轻轻诉说,却道尽了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叶落归根之念,寥寥数语,便让人心生共情。这份以小见大的书写,让清明文化脱离了宏大叙事,落地于人间烟火,更显温暖与真实。

更难得的是,作者将清明的意义从家族追思,升华为民族的溯源与铸魂。书中梳理历代公祭轩辕黄帝、炎帝、伏羲,祭孔大典乃至清明祭英烈传承脉络,把个人乡愁延展为民族根脉,以寻根、凝心、铸魂的笔触,勾勒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而谈及清明风箏,作者从楚汉相争的历史典故,到隋唐造纸的工艺革新,再到文人墨客的风箏雅趣,寥寥几笔便绘就民俗画卷,字里行间满是对民族智慧的自豪,让小小风箏承载起千年的文化意趣。

个人认为,这本书最亮的价值,在于立足传统,更拥抱时代。袁冰先生紧扣丛书“传统节日与新时代融合”的核心要求,

没有固守旧俗,而是聚焦清明移风易俗的创新,探讨祭扫改革、文明祭祀的新形式,在慎终追远的永恒主题下,探寻传统与现代的衔接路径。他让清明文化跳出陈旧的仪式束缚,变得更具体、更生动、更贴合当下生活,既守住了文化根脉,又赋予节日新的生命力,这正是新时代民俗书写的可贵之处。

一卷清明书,千载中华情。《慎终追远清明节》不仅是一部节日文化读本,更是一场对传统的致敬、对乡愁的安放、对民族精神的传承。它让我们懂得,清明从来不止是祭扫追思,更是敬天法祖、固本思源的文化自觉,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精神纽带。

心路

春菜香

□裴金超

清洗,便能呈现出最本真的鲜美。无论是凉拌、清炒,还是做成荠菜饺子、荠菜团子,每一口都是对春天最直接地品尝,仿佛能将整个春天的清新与活力,一口一口地吃进心里。

如果说荠菜是春天的使者,那么春笋则是春天的勇士,它们在春雨的滋润下,勇敢地冲破土壤,以挺拔的姿态迎接新生。一场春雨过后,人们扛着锄头奔赴山林间,将一株株春笋从土壤中“解救”出来。粗壮的春笋带着泥土的芬芳和雨水的滋润,显得格外

喜人。春笋不仅肉质肥厚,口感脆嫩,更是春季不可多得的美味。在江南水乡,春笋的吃法多种多样,最经典的莫过于“腌笃鲜”。将新鲜的春笋与咸肉、鲜肉一同慢炖,直至汤色如乳,香气四溢。这道菜,不仅保留了春笋的清脆,还融入了肉的醇厚,每一口都是对春天滋味的完美诠释。正如清代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所言:“凡物各有先天,如人各有禀赋。”而春笋,正是大自然赋予春天的最佳食材之一。

如果说荠菜和春笋是春天的平民美

食,那么香椿则是春天餐桌上的贵族。香椿树在春风的轻抚之下,抽出嫩红的芽叶,这些芽叶不仅色彩鲜艳,诱人采摘,更散发着一股难以言喻的馥郁香气,仅仅嗅上一嗅,便能令人心旷神怡,满心欢喜。香椿的食用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它就被列为贡品,是皇室贵族餐桌上的珍馐。明代文豪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言:“菜能芬人齿颊者,香椿头是也。”香椿,凭借其独一无二的韵味与魅力,成为了春天舌尖上的奢华。

俗话说:“春食野味,夏食凉,秋食果,冬食藏。”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里,让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品尝每一口春菜吧!让它们将春天的味道、春天的气息、春天的希望都锁在我们的舌尖上、心中。一口一个春天,这便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美好的礼物。

三月春光正好,暖阳铺洒案头,手捧袁冰先生新作《慎终追远清明节》,墨香与春意相融。

《慎终追远清明节》是河北出版集团“新时代的中国传统节日”丛书中的重要篇章,丛书囊括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五大传统佳节,构筑起新时代民俗文化的完整图景。而这本清明文集,以独有的人文厚度与精神内核,成为整套书里兼具情怀与深度的佳作。

全书以六 chapters 为脉络,从清明的节气溯源、物候风物,到祭祀习俗、南北差异,再到祭扫革新、英烈缅怀,层层递进,将一个节日的自然之美、民俗之韵、精神之魂,娓娓道来。

袁冰先生的文字,兼具文史的厚重与文学的灵动,读来令人沉醉。《清明节的物候特征》一篇最是惊艳,他以唐宋诗词为笔,以山河大地为卷,引杜牧《清明》、贺知章《咏柳》、柳《红楼梦》《诗经》中的清雅意象,从柳烟桃艳到樱雪茶香,从长江黄河之畔到唐山赵新庄、丰县宋楼乡土之间,谈

春天的美,是关不住的。大地回暖,不仅唤醒了沉睡的山川河流,也催生了各式各样的春菜。有人说,春菜比肉香,一口仿佛吃进一个春天。

被李时珍称为“报春菜”的荠菜是第一批春季时鲜。在春风的吹拂下,田野间、路旁,甚至城市的绿地中,一片片嫩绿的荠菜悄然生长,它们虽小,却蕴含着春天的全部信息。荠菜,又名护生草,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宋代诗人陆游曾有诗云:“日日思归饱蕨薇,春来荠菜忽忘归。”这不仅是对荠菜美味的赞美,更是对春天无限向往的抒发。荠菜的采摘需得趁早,这时的它们最为鲜嫩,轻轻一掐,便能挤出汁水来。清晨,露珠还挂在嫩绿的叶尖,人们便手提竹篮,穿梭于田间地头,寻找那一抹抹鲜绿。采摘回来的荠菜,经过简单的

随笔

父亲与麦田

□王义和

故乡的春天,是从麦田开始绿的。当柳梢初绽嫩芽,河冰初融,父亲便扛着锄头,走向村东那片属于我们的麦田。麦苗在春风中轻轻摇曳,像一片绿色的海,波澜不惊,却蕴藏着整个季节的希望。那片麦田,是父亲一生的牵挂,也是我童年记忆里最辽阔的背景。

父亲种麦,从不马虎。秋分下种,冬至施肥,春分除草,夏至收割,每一个节气,他都记得比日历还准。他常说:“庄稼认人,你对它上心,它就给你笑脸。”清晨,天刚蒙蒙亮,父亲已站在田埂上,弯腰掐下一穗麦苗,放在鼻尖轻嗅,又用粗糙的手掌摩挲着叶片,仿佛在与土地对话。露水打湿了他的裤脚,他也不在意,只是望着远方,眼神里有某种近乎虔诚的温柔。

麦田是父亲的战场,也是他的诗篇。他不识多少字,却懂得土地的语言。他知道哪一块地肥,哪一块地涝,哪一垄该松土,哪一垄该补苗。他俯身拔草时,动作缓慢却坚定,像在整理一本厚重的书稿。偶有麻雀落在田埂上,他也不驱赶,只轻轻咳一声,麻雀便扑棱着飞起,留下一串清脆的鸣叫。他说:“它们也是来读麦田的,由它们去吧。”

我小时候,常跟着父亲去麦田。他教我辨认麦穗的长势,告诉我哪是蚜虫,哪是麦蚜。我蹲在田埂上,看着麦芒在阳光下闪着银光,像无数细小的剑,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尊严。父亲说:“麦子低头的时候,就是它最饱满的时候。”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后来才明白,他不只是在说麦子,也在说人。

夏日的麦收是最忙碌的时节。天未亮,父亲就磨好了镰刀,刀刃在磨石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一首古老的序曲。我们全家出动,弯腰割麦,麦芒刺得手臂发痒,汗水顺着脸颊滑落,滴进泥土,瞬间被吸干。父亲走在最前面,镰刀挥动如风,麦子一排排倒下,像被时光驯服的士兵。他从不喊累,只是偶尔直起腰,望一眼无边的麦田,嘴角浮起一丝笑意——那是一种近乎骄傲的满足。

打麦场上的日子,是麦田的谢幕。麦子摊开在场院,被碌碡反复碾压,麦粒纷纷脱落,像金色的雨。父亲坐在场边,抽着旱烟,看着麦粒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眼神里满是欣慰。那麦香,混着泥土与阳光的气息,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记忆里,成为故乡最深刻的味道。

后来,我离开家乡,去城市读书、工作。每次回家,父亲总带我去麦田走一走。他不再多言,只是默默走在前面,背影比从前向矮了些。麦田依旧,可收割机已取代了镰刀,喷雾器代替了手锄。父亲站在田边,望着机器轰鸣而过,轻轻叹了口气:“快是快了,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我知道,他少的是那份与土地的对话,是弯腰时与麦穗的低语,是汗水滴入泥土时的踏实。麦田在变,乡村在变,可父亲对土地的深情,从未改变。

有一年冬天,父亲病倒了,躺在病床上,还惦记着麦田。“今年的麦种下得早,”他虚弱地说,“你替我去看看,别让野草占了地。”我点头,眼眶发热。第二天,我独自走向那片麦田。雪刚停,麦苗在雪下微微露头,像沉睡的婴儿。我站在田埂上,仿佛看见父亲的身影在风中晃动,他弯着腰,轻轻抚过麦苗,像抚过我的童年。

父亲走了以后,那片麦田还在。我每年都会回去,站在田埂上,听风穿过麦浪的声音,像父亲的低语。

繁星

河畔暮色

□高光锋

剥离整日的喧嚣,揉碎投入河水的深纹褶皱波光,不再是平静的倒影而是一页,被岁月烧红的诗行

粉红漫过堤岸像些话,到了唇边终化作,无言的余晖

残阳如血不是落幕的悲壮而是致流水的最后一封,滚烫情书

伫立春风里看它把最后一束光亮交予远方也交予我们,心底的宁静。

春雨

□刘书振

在风中在雨中枯枝一一折断掉落处萌生新芽一切都在发生允许一切都在发生